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五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爲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諍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卽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卽濡筆
譏奏循走持之曰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矣循退
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敗敞黎明入部索初奏
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
工部主事視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爲
人與王守仁之爲學旣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
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
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
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覈告踰年者起
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

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爲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巾布袍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嚴嵩欲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遺友人聶豹書曰聞

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
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
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
嘗高轡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裴革之言歸田以來攻
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
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
三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則飲
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石曰使
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我何加回顧嚮慕如嚼蠟獨
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暮視敬聽坐以待盡執吏我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諸公俛首筆硯竭思微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躡榮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宜居也耻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

拂輒憤憤恨不卽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嘔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回覩仙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悻直不能諧人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旣醉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
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
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
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
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
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
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
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
槩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
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又曰
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
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
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
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
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
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
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
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
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
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
乃知精而力鉅洪先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
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
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珪永州知府順之
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
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
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張璉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璉順之辭隨衆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然爲峴異矯絕之行賻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璉爲璉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上疏請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山下自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
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刪潤其
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
其精思苦意至鹽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
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爲床衲褥不具作小舟自泛
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澹獨未
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
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
其涼踞槁子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當順
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雖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禽遁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
順之自詡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
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
中挈之奉旨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
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
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
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瘵突面腫輒
扶病行因畱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
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爲通政司右通政然皆
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涸淵或噉信少許慨然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巢則崇明之三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環甲躍馬往來南北閒督諸將盧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鏜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斬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營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鏜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鏜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饑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前下馬拔刀步過濟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
之順之曰我自往死鬪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爲
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
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
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
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
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閒遂卒于舟次胡宗
憲欲以死事聞爲請卹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
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卹典于所司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爲嘉靖
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
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旣改庶
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
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
工類以浮辭面謾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
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甘
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
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
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
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端
設諛熒惑聖聰者卽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大
臣科道旣無陳說時春必有謬謬之論其以聞時春
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
衣考訊黜爲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
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同上疏復罷爲民時春讀
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旣罷爲民
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
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
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
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
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
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
計亂於輕浮而賄貨匱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
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
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
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輿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盡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颺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慕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畫餅療饑以葛陽
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
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盡封疆申約束利
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猝有狂
夫奮挺之難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
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
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閒投機
有閒則借讎質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
設守之謀常罅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
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均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鳥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氍裘之衆利其孳毳之具也使彼知氍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毳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

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

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
宜無閒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
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
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
鬪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
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
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
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
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
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燧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問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僧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閒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
懦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
師匱財因作責言三篇諭志頃之命爲山東按察僉
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上命
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毀諸上上
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
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鸞諷通民毋
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
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戍旣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
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曰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較領精兵五十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謀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

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洑等固止曰虜悍未
易攻公第駐此洑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
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蹙洑太息曰
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洑等
殊死遮鬪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
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
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
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
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
及未用卒于家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銳然欲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然夫

馮恩 楊名 周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都御史汪鋐懷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羣臣多言張孚敬者肅帝令孚敬歸恩從南上疏曰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虛生名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召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旣辨進退盡得
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
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孚敬者剛惡兇
極媚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
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
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
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
入閣致磨稜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
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飭謹
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昨者詐

病還家特蒙召命方倨傲偃蹇不卽奉詔陛下驛騎
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
旬日顧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曰不要臣
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隴望蜀壅斷
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
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讚
謹密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
之學不羈之才雖投機邁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
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
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爲邊情習熟典刑耆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
刑部尚書王時中疎凡庸靡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
潢強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
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直
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殆庶幾焉右
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
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
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跋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
龜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
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正大精
詳公明質直寄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
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
有爲右侍郎林廷杞材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鄙夫壬人敢爲不善巧排正
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畱都每
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如怪如鬼每欲求面陛下
一辯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鉉奸愈肆天
下公議決不可掩若父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
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効尤其爲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
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乎敬根本彗也鉉腹
心彗也獻夫門庭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但乎敬
之奸久露鉉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質
行論心當在誅譴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
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澄政理疏入帝
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鉉見帝收恩遂疏誣恩罪
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時夏言宜從
律得旨并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旣至帝命錦
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狂妄論列原無主使傳

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益嚴考之恩榜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宋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曩生員紳坐言大臣德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顧其專指乎敬三臣直爲大禮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閒住侍郎聞淵
奪俸一年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
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哀冲太子生
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
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爲恩地者
孚敬鉉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
月羣臣聚闕廷論囚時汪鉉已爲吏部尚書當秉筆
恩至向闕跪鉉瞪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
鉉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卽斫裂死者
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鉉益怒囚敢叱大臣恩曰臣而

奸者徒但此爲鉉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節士固爾
恩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鬻官黷貨大毀廉隅亂國
典者耶鉉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恩應聲亦厲左都御
史王廷相因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
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鉉以法論御
史則可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宰公私家鉉竟署
眞牘後觀者嘖嘖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
骨時帝方使覘鉉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延齡其時
張孚敬復相爲延齡請遂皆免之初洵洵時有遺恩
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固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母吳
擊登門鼓訟冤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
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
刑部覆審尚書聶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
編戍之雷州始恩爲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
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
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
設弓矢公餘射中之以舒案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
奸臣秦檜代之置彤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
弓發奸中其黑心爲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

肢又次之不中者爲負鳴呼麟王瑞也孰俾之履足
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領於牖下麟逝矣檜死
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
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况其生乎存者吾愛肯中傷
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壬辰
嘉靖十一年也恩戍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
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
始疑之旣乃以大卹贍人昭帝卽位恩已老卽家進
爲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
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爲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爲

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懼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

隕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
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
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上明言
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
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
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慎重其人不以輕畀乃
反屬鋐豈謂鋐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
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
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
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
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
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
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爲是
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
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
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
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
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

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甃瓦裝載灰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率徒倡侶播鼓秉幡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貪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
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
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
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
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
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矇瞽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脇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
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鋐疏名四川人楊
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

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繇內閣諸大臣
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
究治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
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右
侍郎黃宗明上疏抹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
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
卽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
明殆是令執送鎮撫并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謫戍文德
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篤學脩行
爲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忤旨調工部左侍郎
尋黜爲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諡文恭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
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
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
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爲深戒召選吏科給事
中暮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組
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

職事至其浮沉有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大學士
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輒無羽翼二
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
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屬致文選郎
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
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
呈讚請訐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
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
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
不爲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欲禁競絕免甚善顧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
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勅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讎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陝西巡撫賈察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繇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其故安在良繇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闢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騎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嵩藉寵徇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真知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迤

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願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際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
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
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
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闇昧觸事憤衷誠
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廝怡言羣臣負君良是
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
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芘多荷四方之廣得盡
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
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廝怡所言嵩鑾本惡內
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錮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爲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真誠而求之切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慎近習五

事件旨調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時姜寶爲祭酒
行事嚴正怡更勉寶學問劑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
卿未至卒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爲
怡立祠郡人私諡之曰莊簡怡在獄有囚對磚記二
篇其囚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桎足有鐐坐臥
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
怨乎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
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
今知慎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桎則不
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磚記曰獄有巨磚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鎮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

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
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
磚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
不喜也穢之不怒也臨難不辟也見可欲不匿也受
潤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
不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磚其君子已乎予學之
而莫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爲人當爲大人立決烈
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
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與
齡者鄉寧人受學於崔銑其爲文選郎上恬絀倖耿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罌數事分遺鄰
人徑上馬去京師人喈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
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
平陽四賢噐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磬之間

名山藏卷之一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六

楊最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銜命督逋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燧銜之言最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爲政

即豪右憫惻養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
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
老遮擁大慟已畱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掇而已累
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
物爲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
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
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
假之調攝脩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
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
天子監國自託脩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

其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卽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適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母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諡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輓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爲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時有所餽爵高度之至薨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飽乃勞自炊爲爵曰藜藿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妾重行婦意習乳易爲息

爵聞入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
重行婦卽先生念自絕嗣幾有血胤若是固不如無
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
太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棄養母母
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饁之清節聞天
下嘉靖十九年召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
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微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
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閒而關人心
向背天命去畱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
未危謹微戒暫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大

勢如人極衰腹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
私因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
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
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
備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間積弊至蠱不可救矣往
夏及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旣無雪暖氣如
春元旦微雪卽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祈惠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蠹也遇蠹於漸止惡於微勳孽戚裔尚得善終乃使潛預政柄益肆以稔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若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勤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
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
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
於此矣工部司屬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
追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斃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
阨者一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倣如堯兢舜業禹惜陰
湯昧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怠數聖人所以壽躋
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卽位之初
一頒箴勵精圖治今朝儀停廢經筵疎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敷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
已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保傳之職坐而論
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
今也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畀迂怪之
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遠師
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
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攸寧安用充列
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爲聖躬之福耶甚非
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卽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狂果一時臣工特在優容敢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_此以來懷危慮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寺卿楊景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聞身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不拂高宗令主也傳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有不任諫興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爲祥權奸不可爲忠朝講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

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強靈虛遠照宗廟社稷無疆維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維規疏入上怒甚命械繫下錦衣衛獄杖之畱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爵備極拷掠桎梏鎖畫夜困苦莫敢疎寬坐臥處血可抔也然其體貌膚偉竟以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子既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時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今示人言耳楊爵在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木以求臣臣進太息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目囚犯夫納忠而名小人奉職而目囚犯欲爲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旣摧折矣萬鈞則旣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畱其疏命錦衣衛切實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

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桔微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貫桔目絕其飲食既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弼者設祭哭之人曰子於周公故乎曰否吾傷其直也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劾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鉉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獎時仰見明威日月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匿臣近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終喪不入城市慤誠信於鄉里孝友式其風俗高時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覲亦

冀察直宥狂稍從寬放書奏上復怒徵鉉關中人扶
攜奔送至鉉車下不得行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祝
曰願天活我使君鉉至杖百入獄七日死天佐鉉既
坐論棟爵死獄中頃之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
怡先後忤旨繫繫益嚴東廠使衛士更迭覘爵動靜
五日一上奏騎士蘇宣乃護爵有加爵語宣曰獄嚴
公亦宜自慮有譖交通已所矣宣曰令公多財吾亦
畏之公一身如枯魚獄卒晝夜網絡若縛虎宣有利
耶久之果以通爵見答而有孤松之僧常自其寺中
流涕誦經爲爵祈免爵居獄五年從柩牀著書授經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宮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浹諫營箕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人徐府謂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是人莫敢爲爵周旋至絕食奪屨澗人章勺以他事繫時從爵授易爲爵私具飲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恨爵亦稍稍食勺食獄卒至食爵囚食爵與周怡輒不食曰噉蹴我也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餒會冬早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并絕勺所私饋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割股愈母孝子

也歎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迫若此白吏曰主上仁
聖無死三臣心卽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餒踣暗
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
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救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
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
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
于孔兼言賜諡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
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旣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
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盡危之
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鉉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濶

人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爲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鉉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古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爲天佐作傳鉉作墓誌楊魁泰和人
其坐繫也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植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怡別有傳去爵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爲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產兄
夷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生讀書僧

作月爲光寒冬行汲手凍屬綆下無襦

送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
盛獨爲爨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
主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
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
蕭管埙篪合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予學樂五十年
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
入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
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投以金鍾
匱黃鐘而悟起製管明日嘗皆十八邦奇大

服更盡授以其他學皆偏習焉嘉靖十九年虜俺
答大舉躡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請
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鸞驕而內實
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
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
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
翹舉剽賊用報國讐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
興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答求

開馬市書嫚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况今虐嫚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實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曉聖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犬羊互市不念冠履乎損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隳豪傑効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

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孺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
旣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
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宣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
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
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
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惴而奉虜肢體之
不能治何捄腹心開百姓睥睨之端其不可七矣虜
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卒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
謂我有人乎長大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沒
不常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伏兵狙獫撞關突入或今日交易明日入寇或入寇
矣駕委他部落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
望我以苛禮此皆事之不可知者生胡虜啓疆之狡
其不可九矣胡馬有竭我帛有終歲出帛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竭而我帛終胡以繼之短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以欺陛下者
五不過曰吾外縻以市馬而內修吾武夫虜性亡饜
開市之後或別有請許之再有請又許之請之不已
許之不能有名在彼失信在我是召釁也吾內自脩
何縻於外縻而不脩乃自縻也此一謬也曰虜得肆

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
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
寄牧之費不益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
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
所謂咸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
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
不可況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既
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口仰中國爲
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小
信沒齒餒死卽有羈縻保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

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眊夫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肢癰疽毒日內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我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求寬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誠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開市

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
然之巔竿俺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覽
而壯之侯鸞聞大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
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
脛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
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繼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
授教之嚮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
千畝敝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
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爲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
驚奸露罪至族天子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爲兵部

員外郎繼盛中夜起歎曰上知我矣曷用報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懾莫敢言繼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大意謂臣先因諫阻馬市不死蒙恩居兵曹曹以討賊爲職賊不專胡虜凡心離君行害社稷者皆名賊方今外賊無過虜內賊無過嵩嵩賊清虜賊遁矣去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兼諸道地震日月交食之變應皆在嵩因力陳其十大罪五姦謂陛下待嵩出於至誠嵩事陛下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欺至誠之心無怪墮其術中不覺也破嵩五姦十罪立見陛下忍

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
示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俟他
報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
之心癢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
嵩尚在舍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
二王面問之冀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
殛繼聽嵩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
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
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則大怒
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榜治甚急拶折木問誰使者繼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
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爲也獄使復來繼盛
出脛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
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
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人子二王不時
親主上耳若主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
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
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謂朝賓更有一
比益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
令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電

霆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俱靡耳盍以待後解侍郎
王學益曰子徇名子老矣廼比詐傳親王旨絞以草
授朝賓而賓於草末稍稍論抹上猶責鰲黨護降其
俸一級而朝賓坐謫官降三級也鰲者嵩門生學益
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著名仕至鴻臚卿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
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
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謫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
湔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昧發狂言陛下不卽加誅曲從
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

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屨以續獄食妾仰
惟陛下方願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
豈惜一迴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
以贖夫生不報而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
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於嵩求與繼盛同
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
亦遂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
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吏屏去藥食
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剗刮臀腐腐深不可剗復夜
自貫綫鍼臀刺七截筋獄卒手燈幾墜曰關將軍飲

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爲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燥焉而王學益恚應生之人也詈元宰若詈敵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囊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貴人餽勞不絕歎楊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部郎王世貞求抹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吾行當抹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卜卿胡植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盛死人莫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

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
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相繼論
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
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成世蕃嶺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
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諡忠愍與
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沒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
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
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顓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
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
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
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
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
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
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
不能使黎寇讐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懼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
營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
峒塲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
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
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險土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
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
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
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雜煩屑無不明清至以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餓之物草木之實悉出示以總督都御史胡宗憲于還自父

山宗驛人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與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廁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
生謗若謂不可認真認真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
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
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
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
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
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
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
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
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
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
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族巡
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
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旣至上疏曰臣請直
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
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
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
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
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瞽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
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
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
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
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

臻

臨并出漢書

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

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
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
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
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夫
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
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
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或不詳審
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
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
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經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
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
位諸臣尚鵠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
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
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
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
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廕
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
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
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閒爾官之侵漁將之怯
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
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
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閒陛下持體
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
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
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
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
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
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
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畱神省察帝故自
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
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畱中者數月始帝怒時
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嘆曰皇帝受詈海瑞

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皆
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
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驚棺一具俟入木
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
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
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
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
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晉主殿
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
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置

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錮
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兪
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賅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
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赭第居
一夜黜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
閒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
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
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
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
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樊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
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
衆口叻叻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
欲以身爲障回旣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
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

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孚契尤在年力精強
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
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若以徇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亡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飡蔬冬不具裘鞞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撫簪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大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旣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芻之誅以嚴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爲令因歷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禩職爲民瑞竟以南右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

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諡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
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諡諡宜
瑞遂賜諡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
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
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
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
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
腔于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
而心母疚中餒氣母矜能諱鍼母外爲彊舌而內媿
影衾母洵洵易操而末流靡淫母質寃參裳媚耻于

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
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
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

郎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
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
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
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
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諡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
南刁狡要未易與爲直爾

龍鱗食馬肝萬死不脫狂

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坡

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

丞既按部安得中丞與自俱向器中丞嚙貴豪不
能令貴豪助弱民但縱饒口信信中丞竟租稅不益
田家飽饒但飽吏胥腹小家畏乾饒日日寫訟詞大
家不得養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賄吏胥一分與小
民一分充緩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
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復來小家
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閭江南百萬
戶戶泣且訴生不愛冰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
廉亦自直百損不得希一盆咄咄哉
齊文宣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曾銑

楊允繩

沈鍊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
爲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
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
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

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真御史也一任處分
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
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
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
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
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
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
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澤
圖峪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鵲鴿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入上以屬銑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銑曰虜糾衆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上晝夜繇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

奏曰曾銑志吞月蝟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
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
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
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倖一級賞銀幣有加
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爲中國患苦乃上疏曰
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
庶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
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
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
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

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獫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犁虜庭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

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士馬
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
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
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
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
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
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
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
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

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
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
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梁三邊
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
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
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陷危一至
此哉伏乞勅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
奏詳議可否然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
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置諸漠中臨河
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旣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

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因條爲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鎮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銑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曾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旣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銑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入套攻搗虜近塞駐收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銑
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斃矢石
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
人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銑遣參
將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銑
來皆嚙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爲總兵驕恣悖
逆陰洩事機銑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
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并捏危
言構銑并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冤之隆
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

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朝命招募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季倭薄松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事曰切見海寇爲患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鬪陡遇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聞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白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罪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

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
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
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
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
黷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齊者於大學
士呂本爲親家貪污不飭允繩嬖之允繩與御史張
翼言巡視光祿言膏收鵝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
百金劾膏過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
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膏言玄興隆重臣不敢不敬
備物子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揀

取太精斤言齋筵之川取具可耳何必爾爾允繩自欺謗玄脩誣臣增價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允繩等送鎮撫掠治獄上上調巽言膏外任特詔論允繩死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允繩死而天下寃之穆宗元年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橫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膏抵命允繩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沈鍊字純父湖人以進士爲溧陽令忤御史調往平以憂歸起復爲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衛護寡弱民

錦衣帥陸炳聞其賢求得爲其衛經歷甚重之鍊嘗從客至嚴嵩于世蕃所世蕃方與其客給事中貴人猥飲虐客備至世蕃每飲客強不勝者飲不飲者汎酒大濡之或取其頭上冠爲鴟夷諸給事貴人不敢拒每集宴或膺絮袖灰而備濡也是夕也鍊無所見忿反取世蕃所手酒灌入世蕃口陽爲好戲嘉靖廿九年虜闌入塞都門燹火明大內天子坐西宮甚憂虜獲我中貴人不殺獻書請歲以三千人貢甚嫚天子御使殿出虜書示相嵩本命禮部尚書階會羣臣予筆劄所見孰計貢不貢孰便羣臣相視莫敢先國

子司業趙貞吉前曰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
多筆貢公等視鞞譯之館幾何歲得充三千人耶虜
爲亡道震驚宮闕不弁作追逐而畏其虛聲何異城
下盟若吾君按劒而怒出內藏享士醪言臣旌功將
虜且如鳥徙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貢寬之
而後徐備戰一以爲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
鍊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爲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謨旁
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鍊前曰錦衣衛經歷鍊
也卽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予不
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尚書丁汝夔侍郎楊

守謙論死西曹虜亦旋東去鍊復上疏請得當一面以萬騎護陸昌平萬騎防餉通州號召勤王之師十萬鼓而擊其情歸必大捷疏入不報先是虜至丁汝夔蓋請戰於嚴嵩嵩曰是在輦轂下戰之不捷不可掩也以故汝夔閉城守及天子召誅汝夔急嵩曰無辯當乘間爲上請汝夔守謙信之行金於嵩嵩雖無所得爲竈而邊塞大帥尚慮有不測無所翼解多行金媚嵩鍊以道傍目扼腕之矣一日過張丞所酒半及嵩慷慨泣數行下乃具嵩貪狀十端入奏請以爲戮併劾邦謨通賄嵩已異同皆當斬詔鍊昔廷議誼

譁無禮又誣指大臣爲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當宣
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爲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
受學歲餘餓鍊爲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內殍瘞之保
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嵩鍊亦追憤隨聲以
爲常鍊束芻爲偶人三象嵩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
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繼以勵哭人皆
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恇怯虜來不敢戰
俟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徼死被虜人上功掩
敗鍊憤數露書責誚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
史路楷嵩客也楷至投嵩爲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

罪嵩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鍊者曰
新順使其指揮鎧齋金爲嚴世蕃壽世蕃私鎧曰沈
鍊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爲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
以報吾父楊公之位吾不知其尊矣會虜入大同左
右衛攻破破胡堡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爲失事當坐
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鍊復爲書讓順視前
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爲文祭張將軍曰
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
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
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割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
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滿腮口諭三軍執挺持椎
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
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患
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
汝亦有死何其忍心睨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
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誅
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辯如燭
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徒
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爲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逾賊

逆賊不誅伊何爲德順益與楷謀構鍊已所出復馳
指揮鎧與世蕃內計世蕃曰今虜數入邊天子怒居
民姦宄勾虜者卽雜坐鍊亡矣居頃之關中民間
浩張僧爲妖書李金牛講說白蓮教黨與至百餘人
亦時時陰構虜泄內情鎧捕得之順喜曰是有以報
相君子密令鎧逼其黨楊胤夔者爲飲章羅捕鍊鍊
妻與子皆收拷鍊三子長子襄以還剡中視家不得
捕其二子襄褒先後拷掠而褒死矣順楷治鍊爰書
坐失官怨望謗訕朝政推測國運收聚四方門徒楊
胤夔輩百餘人與李金牛尊鍊爲真天約應虜內叛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挖得出鍊教鍊與浩僧亂變
論死無異而移檄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宄得
復習宜以畀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
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曲殺狀書旣奏
兵部尚書許論諛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
一子國子生楷候遷五品卿寺順怏怏曰相君薄我
賞猶不足乎從淞中逮襄拶折襄指與袞長繫獄中
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
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
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襄袞語卒曰寬之
卒告襄袞害公父者銀鐺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
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
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
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
也標長旛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
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
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尋用給事中魏時亮
陳瓚言論楊順路楷死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襄美而
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曾銑楊允繩沈
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
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
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
蓋君子哉